

卷之四

卷之四

詔令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各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8 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高帝二年發使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高帝五年赦天下令。刪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此後新城三老董公策。西伯明其為成，故乃可服。兵皆縞素，兵字梅。本作諸侯。漢書作兵。

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刪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刪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

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私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文帝元年議振貸詔。

於春種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文帝元年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玉之國

文選注引袁稱作懿稱古字通用

何如梅本作何如
淳如作何如

思梅本作志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

庸獨種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士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彙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隣國

漢文帝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正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文帝二年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

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存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虛淺遺朕書曰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其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

比疏印批梳字

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母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

梅本已下無至字

梅本無致敬字

8

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文帝後元年求言詔。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6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仲馮疑鄰字有脫字彙意衍使字言與為鄰國是以相郵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蘖金帛絛絮它物歲有數今

王念孫曰劉說非也事作天下莫不咸便。後漢人不能解因垣嘉字耳史記作咸便。不從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躋大道也墮壞前惡
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
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8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
饑之本也如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害並至而能亡爲非
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疆母攘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
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
二千石各修其職不專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合河肅氏
耐粹家韻

詔令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8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
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也朕夙興夜
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
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
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
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
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
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
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8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蕃。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

綏梅本作安

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干。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母作怨母。作棐德母。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蕃。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母桐好逸。母迺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陬。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

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否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8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要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王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蓄除害耘耜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

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仰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8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8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

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畱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

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振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湯延壽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合河爾氏
列粹家訓

古文辭類纂二十

詔令類三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燹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情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漢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

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于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耆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悔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鹿麋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怵怵覘覘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肖徒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傳狀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鼎按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何毗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書年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爲人所刊削汨亂矣鼎按何論太拘昌黎業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尙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

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于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

罪存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
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
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
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
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
有言于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
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
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
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於人子弟有
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
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于上
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
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

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
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
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
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
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
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
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曰晏復有入謝者
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
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
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畱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

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
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
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甯之故監軍使
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
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
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
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
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
郭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
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
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
出逃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
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

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
士甯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
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
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
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
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
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
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
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全部員外郎支度營
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
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
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
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

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闖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于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陞為上柱國爵累陞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大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

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大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坊者王承福傳。

坊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二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

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冒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冒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有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8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而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助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柳州宋清傳童區寄傳梓人傳皆奇能也集所收太陽

蘇子瞻方山子傳

姓名喜事契已為山
 况止欲知有催科者
 耶子厚云承州乃知
 悍吏叫器際突更
 無勸農桑之事故作
 捕地者說以寄慨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

季常之父希亮字公亮眉
 之青城人若法嚴明嘗守鳳翔
 東坡為登判相臣二年公孫於
 明允為丈人行只東坡年少氣
 盛居占爭議落希惟之故希
 公孫傳推常備云其識季
 常於岐山在嘉祐壬寅印公
 孫如鳳翔之年也至元中
 庚申重過於岐亭相陽
 十九年矣

容齋三筆西清詩話及
劉辰翁等皆謂李常妻
柳氏言如坡子瞻詩唱
之有河東獅子吼之由至
今播於傳奇資戲場
笑噱獨近時王見大文
詰居蘇公年譜力辨其
証詎坡公性紅仙訂叙云詭
詐子自洛之曾有一侍女
我裝髮為玉淡山深雲
極白之才待云家有狂兒
能唱鴨頭練初至柳如
之說坡公吳德仁詩時
柳卒已數載柳如乃大
雄喻法非詭如婦也見
大縣人於干載後為如
婦詎冤為傳奇都索
豈甚哉乎

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
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
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
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
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
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
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
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
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

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
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
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
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于鄧年四十六其卒
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誥
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林遇事尤劇尤
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
河南不取一物于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
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于學鄧州有僧誘民男女數百人
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
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
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
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

文三十七
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
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
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
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
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
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
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
櫛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
姪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
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
盛于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于朝而四人皆以才稱
于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
行事來日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合河肅氏
 刻梓家訓

傳狀類二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8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
 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
 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
 吳中英有知人鑒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飾好
 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
 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
 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
 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
 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
 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
 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

大作手此為文章
元氣

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為法均派，折衷最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以為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于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之晏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于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甯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嘆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

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稜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輒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救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林。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棘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

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
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
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
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
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甯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
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真
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甯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
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
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甯順崖而湖廣巡撫
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
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
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
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甯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

而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
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尚
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
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
前亦以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
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
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
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
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
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
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
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
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

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于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
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
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
于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
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
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
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
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
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甯順崖其南
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
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
峻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披谷灘
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

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萃鳥獸哀鳴震天岷
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絕之地其難如此故附著之俾
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
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
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
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
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
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
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
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
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
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
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

公踈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人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賈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各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而公不

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余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鄉里知之于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輓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

首輒淚下鄉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己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秣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自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非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澗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歸熙甫筠溪翁傳

8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與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海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

慄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
 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
 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
 家之溘然而逝者翁始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為方山子
 傳其事多奇余以為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
 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
 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與

自謂不在事堅伯暗下者
 素善以子長自擬也水淺
 乍沈乍浮為怪果不愧子
 長

歸熙甫陶節婦傳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
 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可并觀之又
 云昨為陶節婦傳李習之白謂不在班孟堅伯暗下也得
 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
 節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于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
 讀之一似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
 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

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
 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
 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
 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
 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向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
 廁踰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
 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則可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
 可起先悲哀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
 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
 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
 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
 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
 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

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
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固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
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
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
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于古人何愧哉初
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
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
吉祥者耶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濱村崑故有薛烈
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券今有證家焉百六十年間三烈
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

作事先提事
六

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
之應恆于壽考貴富康甯而于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
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
以誓土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
舉輒輦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
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
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
俯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
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隣世通游好予髫年從
師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乃有賢婦異哉一女子
感慨自決精通于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
乎是固然無疑然余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為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柰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為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為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為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

洞庭彭蠡廬山白鹿洞此何與韋節婦作者表趣可想

蓋出于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為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會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

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儒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

用與一字移日別人家

寢也傷哉。于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存光鼻以下畫九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絲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累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間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初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僕有恩雖至捶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畱有光意戀戀不得畱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

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方靈臬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

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畊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亟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棹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趨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母使遂沈沒也

8
方靈臯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籍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閏六月又死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

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一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歟

劉才甫樵髯傳

刪

原註寫山村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蹤徑之外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肖窮竟其學曰吾以

未見古淡之趣近人小文勝此者爲多

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顰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噍噍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甯翁隨至建甯官解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劉才甫胡孝子傳

刪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罷癱之疾長臥床褥而孝子

摹寫極真質而不俚直逼史記

須刪去數百字庶
可觀以此等俗文
而語直逼史記乃
相城派門戶阿私
之見予不謂哉

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洩便皆孝子躬自扶抱
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
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
米付隣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
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之孝子衣
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
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
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隣有
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
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
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
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
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負土成墳卽

墳傍掛片席而居懷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
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日
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
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
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
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
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刪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
十八歲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
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
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

帶叙潘元生事
簡淨識於志好

此孝胤岡所表与家
川項脊軒記而閑字
閑由儘多不逮古人
遠甚試看昌黎乳
母墓誌只數行何
等聲切

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
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即去如此小弱
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
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
遇之終身無間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
帷坐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
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子汝祖沒時汝父纔八
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
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_為多汝年及長則必
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穉味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
大父卒遂喪明日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歲從塾師在
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
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

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
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
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韓退之毛穎傳附。

辨體莫工於此韓上
真可謂怪於文者矣
子厚才力肩隨昌
黎故見而好之其文
作頓蠅傳直作少文
諷世不以效韓此體
知學步之難工也東
坡作羅文傳已極其
類後人紛紛模倣
更言得矣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
封于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
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中
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
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
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
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
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
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

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
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
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穎爲
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
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
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
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
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
人意正邪直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
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
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
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
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

臣之作史傳志雜
神似史遷而字由奇
嶮別具面目唯毛款
傳全法史記多一後
不遍肖蓋作此以見
已非不能爲史記之
文者游世之中有
冰素焉

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
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
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
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
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
魯衛毛泚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
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
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
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合河爾氏
刻粹家韻

碑誌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秦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
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
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
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
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
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
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瑯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
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
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

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邇辟。德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甯。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地戶。東育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卬。母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

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之罘立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

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有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碣石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

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秦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澤被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

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
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
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
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
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并序。

序亦用韻卽琅邪刻體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
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
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
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陳涖以威神
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

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
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返旆而還考傳驗圖窮
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
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廢
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負其邈兮亘地界封
神邱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萬世

合河蕭氏
耐輝家譜

碑誌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四十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
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
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詠
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
失甯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
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
撫戎蕩攘羣凶復服指期會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
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
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法法不在

序如春秋詩如小雅秦
碑不足言矣

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
何千萬年

韓退之平淮西碑。

茅順甫云頌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
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
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
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
慝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
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
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
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
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
帝歷問于朝。一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
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
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
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子者庶其在此子何敢不力
況一臣同不爲無助日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
博邠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脣汝故有河陽懷
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
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
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
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
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
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
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眉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
入申破其外城交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
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眉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
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
疾馳百二十里甲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

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
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
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眉皆加司空公武以散
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元宗崇極
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
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
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
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讎欲事故常始命討之

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
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詔天誅
乃救顏胤翹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郟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
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
畱者頡頏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
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
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
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
退戮今肝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
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亦
孰爲不順往斧其咤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
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
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
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8

歐陽公穀城夫子廟記
暗驗呂恭此文指張
文階亦以像設名此古
是歐陽公西云乃正
論非勸業也然此文
尊聖亦得也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
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
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
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
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
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

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之子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弟子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戒用勸揭揭元哲

8

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祀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益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存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揮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

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鞭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蛇虺蚺蚺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風送驅旗纛旄麾飛揚晦謫鏡鼓嘲轟高管嗽課武夫奮權工師喑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息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峯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慮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宏偉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柘鬻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存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種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

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玉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各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柘鬻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禾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

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
日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
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
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
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邱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
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墜剝不治圖像
之威黝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暘日慢祥慶弗下
州之羣支不獲蔭麻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
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
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天
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
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繇秦鬼久饑徐存廟存婉婉偃王惟道
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
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
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
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
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
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
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
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
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
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

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間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

晁无咎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吊宗元之文也

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畱六日

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調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人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過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

任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冢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甯令諱暉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甯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任子孫惟宰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各以待上可無細尤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

儲欣曰學董老詞益
古劉辰翁詩古文
詩古詩而唐門以荆
棘字句不可讀為憾
後見北越豈不感甚
哉

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
蜀滑荆襄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
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追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
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
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
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甯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
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郡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
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板松楹其筵肆肆惟袁之廟
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誦以龜以平其巖屋墻持持孝孫
來享來拜廟庭涉堂進室親登籩銅肩臚其尊玄清
降登受阼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爾孝嗣以報
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惟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
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卽誘
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
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
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
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
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
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
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
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
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

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
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
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珖字某烏氏自
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
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
祿走可突于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
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絲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
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
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
復畔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
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
化郡王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
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于其地二

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
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壘墟數備禮登
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響其報云誰
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
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旣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

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甯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軍州事臣拈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
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
不治父老過之皆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
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

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畔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蠡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

音極本作因下同

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鷲。生。巽。人。絕。類。離。羣。奮。楫。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月。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

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
睦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則
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
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
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
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古文辭類纂四十

卷之四